

悠悠铁锹声

◎刘双燕(湖北咸宁)

和儿子商量周末的踏青计划，他接连否定我的三个建议，小大人般问我：“妈妈，你不觉得外婆的乡下比我们这个鸟笼一样、密密麻麻、被钢筋水泥包围的城市好玩多了吗？”一句话，我竟无言以对。要知道，他外婆的乡下可是我用十年寒窗才逃离的苦海。

被儿子的泥土情结感染，我将返乡之行排上日程。

三月，故乡的每寸土地上，都是金黄的油菜花。它们或方块，或椭圆，或三角形，或河流形，随意地匍匐在山坡、洼地、路旁，目及之处，都是生命的气息。儿子隔着车窗玻璃，不时兴奋地尖叫：“哇！妈妈，又一片……”

是的，在这片沸腾的油菜花海，哪怕它们悄无声息，还是能让人涌动莫名的热爱，还是会侧耳倾听花开的声音。

母亲看到我们，停下手里的活，“回得正好，帮你爹去敲打油菜沟。”说着她拿起挖锄，递给我一把铁锹。

敲打油菜沟？身为农民的孩子，农活我没少见，可敲打油菜沟，我还真没见过。

母亲指着一片地说：“你爹说，他不亲手把种子撒在地里，不亲眼看它们发芽，不亲自给它们浇水，就不知道哪一茬能结出果，说啥也不舍得把咱家的这块地包出去。”

我理解父亲，理解他的执拗。

儿时，他对我的成长也是各种执拗管教。他不让我像别的孩子一样，在水里快活得像野鸭，我和儿子到现在都谈水色变；他不让我像别的孩子一样，爬到高高的树上，掰几根柳枝绕成圈，戴在头上当小英雄雨来，我和儿子到现在都不敢体验玻璃栈道的乐趣。他不让我在小伙伴家留宿，直到现在，我都有“条件反射”，养成只能躺自家的床才安然入眠的习惯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和几个女孩挤在堂姐家的炕上学大人织手套，天黑还没有回家。父亲找到我，手里拿着细长的竹枝，用粗的一端敲我的小脑袋，用细长的一端抽我的胳膊。

他咬着腮帮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手臂扬得高高的，落下时却轻得像挠痒痒。看着父亲的眼睛，我撒欢似的往家跑。在为数不多的挨打经历里，父亲都是极其温和的样子，我常常笑得满地打滚，仿佛父亲打我，是爱的另一种表达。

父亲戴一顶鹅黄新草帽，白色衬衣在油菜田时隐时现。我看不见他的脸，只听见他劳作的地里，传出阵阵“啪啪”的敲打声。听见儿子欢快的尖叫，他回头看看我，把铁锹往地里一插，双手重叠握住锹把：“今年雨水多，油菜田的泥下陷了，我怕油菜会被水淤死。”

他把身子往油菜地退了两步。“来，像我这样，在两垄地之间最凹处，挖一锹泥巴出来，用锹背紧紧地敲打在上，雨水就会顺着挖的沟流走，油菜结的籽就会颗颗饱满。你在城里工作忙，也不能经常来看爹，以后只能靠这地里的庄稼陪我变老喽！”说着，他蹲下身，扶起被新土围住的一株油菜根，摆好肥大的叶子，用脚踩实泥土，继续往前“巡查”。

我眼角湿润，看父亲的身影淹没在金黄的海洋。他身后，是条一尺见方的沟，那些新翻的土垄在父亲的精心劳作下，像母亲包的柳叶饺子边，均匀地围住株株油菜根，煞是好看。原本一片苍茫的油菜地，经父亲用铁锹寸寸敲打，变成一垄垄大小一致的长方形黄色画板，那些被雨水冲歪了根的油菜，有了新土的怀抱，立直了腰身。

我忽然读懂父亲，低下头，接着他挖过的地沟，踩下铁锹，将新土细心围在又一株油菜的脚下，“啪啪”敲打起来。

我不知道，这些油菜花是否读懂父亲的目光，也不知道，它们是否听懂父亲铁锹下的声声敲打。但我相信，油菜花一定会因父亲淌的汗更灿烂，也一定会在父亲的皱纹里，结出更醇香的果。



鹰城秀林园记

◎杨团会(河南平顶山)

造园之要，首推相地，无不以山环水抱为胜。苍苍舒山脚下，蜿蜒应水之滨，空蒙白龟湖畔，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乃鹰城秀林园。

园中有湖，拱桥相连；湖中有岛，错落相间；岛上有树，花木正繁；树旁有亭，其势翼然；亭边有石，安稳如磐；石上有人，飘飘欲仙；人惊凫雁，游向对岸；凫雁戏水，波纹翩翩；水乱云影，或白或蓝；云动似有风生，心旷神怡亦安闲。

园中步道，曲直连环；巾车恩情，义薄云天；伯远小径，意深文灿；亦刚亦柔，适宜锻炼；晨昏可来，清洁净干。

园中有园，色彩斑斓；清风园，竹篱茅舍彰清廉；蒹葭园，白露苍苍佳话传；伊人园，痴心不改如当年；乡韵园，今生此处为心安。

湖中多岛，七星为先；岛以花名，可谓大观；海棠紫薇，桃花杜鹃；樱花桂花，红枫绚烂；如斗问月，湖中镶嵌；万众同心，和气若兰；上下同心，端拱廊岩。

园中高台，其名尚贤；上齐浮云，利我中原；某日清晨，逗留忘返；悠悠哉哉，实乃福田；登台若思，偶得七言：

昨夜疏雨今朝风，海棠垂丝柳帘珑。
弱水浅湖浪细细，远坡近岸草青青。
尚贤台上思往事，银杏道中行匆匆。
冶园若此佳处多，人来自有妙趣生。

外国的“奇葩”植树风俗

◎尚庆海(河南辉县)

我国古代就有清明时节插柳植树的传统，为了更好地绿化祖国，改善环境，国人义务植树活动早已蔚然成风。植树造林是一项利于当代、造福子孙的宏伟工程，它不仅绿化和美化我们的家园，还可以扩大山林资源、防止水土流失、保护农田、调节气候、促进经济发展等。而在国外，关于植树却有着许多“奇葩”趣事。

在德国的波恩市，每逢植树节，小伙子要精心挑选一棵白桦树苗送给心仪的女孩，并要亲自把树苗栽好，以表达对女孩的爱慕之情。而在与我国一衣带水的日本鹿儿岛，一些地区明文规定，新婚夫妇必须种植树苗，并要在50年

后才能砍伐。无独有偶，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也有法令条文规定，相较鹿儿岛更为详尽。他们规定一对新人第一次结婚要种下两棵树，离婚时要种下五棵树；如果是第二次结婚，则必须种下三棵树，否则不予办理结婚登记。

如果说日本鹿儿岛和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是对德国波恩市“爱情植树”的规定延伸到“婚姻植树”，那么非洲的坦桑尼亚则更是深化到“添丁植树”。谁家添丁，要把新生儿的胎盘埋在门外，并在旁边种上一棵树，表示希望孩子像树一样茁壮成长。这和我国有些地方把新生儿胎盘埋在树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而波兰虽然没有“爱情植树”“婚姻植树”“添丁植树”的风俗和规定，但他们许多地方规定生了小孩的家庭必须种三棵树，称为“家庭树”。这一规定囊括了爱情、结婚、生子等一系列人生中的重大事件，真可谓“豪华升级版”的植树了。

汽车每年要排出大量的碳氢化合物，还会发出噪声，而树木则是天然的“消毒员”和“除音器”，因此日本更有一项特殊规定：购买一辆私家车，必须种一棵树。

以上种种看似荒诞不经的“奇葩”植树趣事，无不彰显着人类对于“绿色梦想”的渴望与推崇，值得效仿推广。